

李建崑 校注

賈島詩集校注



莊耀郎題





賈島詩集校注

李建崑◎校注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賈島詩集校注／李建崑 校注

--初版.--臺北市：里仁，民91
面；公分

ISBN 986-7908-07-4 (精裝)

851.4418

91021783

· 本書經校注者授權在全世界出版發行 ·

賈島詩集校注

李建崑 校注

校對者：作者自校

發行人：徐秀榮

發行所：里仁書局 (請准註冊之商標)

台北市仁愛路二段98號五樓之2

電話：2391-3325、2351-7610、

2321-8231

FAX：3393-7766

E-mail: lernbook @ ms45. hinet. net

印刷所：傳興印刷有限公司

郵政劃撥：01572938「里仁書局」帳戶

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十日初版

累積印數：一五六〇〇 (限印本)

本書編號：

000332

參考售價：精裝 600 元

ISBN 986-7908-07-4 (精裝)

前言

賈島(779-843)，字浪仙，一作閻仙，自稱碣石山人、苦吟客。幽都(今北京市)人。生於唐代宗大曆十四年，卒於唐武宗會昌三年。一生經歷德宗、順宗、憲宗、穆宗、敬宗、文宗、武宗諸朝，正值藩鎮、朋黨、宦官交相為禍、朝政由盛轉衰之時期。據《新唐書》卷一七六《韓愈傳》附傳謂：賈島早年為僧，法號無本。有關賈島僧徒生涯之記錄，雖有宋·孫光憲《北夢瑣言》、宋·計有功《唐詩紀事》、五代·何光遠《鑑戒錄》等少量資料，但可靠者並不多，很難據以考察詳情。雖然如此，僧徒經驗，對賈島之創作絕非毫無影響。今傳《長江集》中，涉及僧道者即有九十餘首，數量幾佔全集四分之一。前賢盛稱賈島「衲氣終身不除」(陸時雍《詩鏡總論》)、「衲子本色」(王夫之《薑齋詩話》)，揆之賈詩，實有見地。

僧徒生涯使賈島整體生活態度呈現消極避世之傾向，所謂「年長惟添懶，經句祇掩關。」(《張郎中過都原居》)、「不得市井味，思嚮吾巖阿。」(《遣興》)、「有山來枕上，無事到心中。」(《南齋》)、「身愛無一事，心期往四明」(《宿姚合宅寄張司業籍》)；這種遠離塵俗、對世事淡漠，企盼無思無為，以求解脫，皆與佛教之薰染有關。

若從賈島之生平來看，韓愈爲其誼兼師友、多方提攜之恩人。早在憲宗元和五年（810年），賈島即曾攜詩至長安打算進謁韓愈，可惜未能如願。次年春天再赴洛陽，始與韓愈相識。「愈憐之，因教其爲文，遂去浮屠，舉進士。」（《新唐書》卷一七六《韓愈傳》附傳）且於當年秋天隨韓愈赴長安，寓居於青龍寺，自此展開求舉生涯。

然而賈島之考運似乎不佳，由「應憐獨向名場苦，曾十餘年浪過春。」（《贈翰林》）、「自嗟憐十上，誰肯待三徵。」（《即事》）等詩語，可見賈島連續應試十餘年，皆未能及第，備嘗場屋之苦。元和十四、十五年間，賈島還曾贈詩獻文給元稹，有干求之意，卻未得到元稹之回應。賈島在《重酬姚少府》一詩提及此事：「百篇見刪罷，一命嗟未及。」所謂「一命」，指最低階之命官。賈島獻詩獻文，連最低階之命官都不能得到推薦，因此有「一命嗟未及」之嘆。當然也就一直未放棄舉試之希望。有關賈島應舉，五代·王定保《唐摭言》卷十二，有以下記載：

賈島不善程試，每自疊一幅，巡鋪告人曰：「原夫之輩，乞一聯！乞一聯！」

五代·何光遠《鑑戒錄》卷八也有相關記錄：

島初赴名場日，常輕於先輩，以八百舉子所業，悉不如己。自是往往獨語，旁若無人。

同條又云：

賈又吟《病蟬》之句以刺公卿，公卿惡之，與禮闈議之，奏島與平曾風狂，撓擾貢院，是時遂出關外，號為舉場十惡。

賈島「乞詩聯」之舉，實在令人失笑。如果其說屬實，那麼賈島之所以久困舉場、不能及第，也許有主觀條件未能具足之因素在。而賈島赴名場日傲視先輩舉子，旁若無人之行為，更不難理解為求仕心切，以致言行違常。至於賈島「撓擾貢院」，或是因為中唐科舉風氣不佳，賈島既於舉試寄望甚殷，不免心生不平，作詩嘲諷。《唐摭言》所提及之《病蟬》，全詩如下：

病蟬飛不得，向我掌中行。折翼猶能薄，酸吟尚極清。露華凝在腹，塵點誤侵睛。黃雀并鳶鳥，俱懷害爾情。

質實言之，此詩只是托物為喻，暗抒己憤而已；形容刻畫，非常細膩，因而成為賈島名作。此詩前半寫病蟬誤飛掌中，病蟬雖已折翼，猶能薄宵而飛；嘶吟之聲雖極淒酸，仍然清越。後半寄託寓意，「露華凝腹」喻再飛之難；「塵點侵睛」喻境況不明，艱虞難料。結謂黃雀、鳶鳥，皆懷殘害之心，蟬之處境危矣。誠如方回所言：「蟬有何病？殆偶見之，托物寄情，喻寒士之不遇也。」（《瀛奎律髓》卷二七），不料，賈島竟因作此詩被逐出關，當非始料所及。《唐詩紀事》卷六五平曾條載：「曾，長慶二年同賈閔仙輩貶，謂之舉場十惡。」則賈島被列為「舉場十

惡」時，已四十四歲。據孫光憲《北夢瑣言》載：「制貶平曾賈島，以其僻澀之才無所採用。」（《北夢瑣言》卷六）則賈島被逐出關外之原因，似乎也不僅是「撓擾貢院」而已。賈島屢試屢敗，心中當然不悅，於長慶二年作《下第》詩，抒發感慨：

下第只空囊，如何住帝鄉？
杏園啼百舌，誰醉在花旁？
淚落故山遠，病來春草長。
知音逢豈易？孤棹負三湘。（卷三）

由於賈島終其一生，皆未得第，所以詩歌創作不但是仕途失意之慰藉，更成爲安身立命之惟一途。賈島之所以癡狂於詩歌寫作至「雖行坐寢食，吟味不輟。」之地步，實有其受挫之心理背景在。

孟郊與賈島在生活形態上，頗有相似之處。兩人均曾困於舉場、有志難申。孟郊雖能進士及第，卻終其一生，無法擺脫貧困；賈島則無孟郊幸運，臨終之前始獲拔擢。孟郊晚年辟爲節度參謀試大理評事，卻在赴任途中，溘然長逝。賈島也是晚年出任長江縣主簿，三年秩滿，方欲升遷普州司倉參軍，未及受任而卒。面對貧窮之衝擊，孟郊反覆吟詠寒苦，以獲致心理紓解；賈島則因受到較多佛教薰染，相對更能承受貧窮。雖然如此，貧病困頓不但是賈島詩中主要題材，也是決定賈島詩風之重要因素。

明·王世貞《藝苑卮言》卷八嘗慨歎：「貧老愁病，流竄滯留，人所不謂佳者也，然而人詩則

佳。富貴榮顯，人所謂佳者也，然而人詩則不佳。」因此提出「文章九命」之說，分別是：「貧困」、「嫌忌」、「玷缺」、「偃蹇」、「流竄」、「刑辱」、「夭折」、「無終」、「無後」，九大不幸，皆一一列舉歷代詩人文學家為證。賈島列名「貧困」、「偃蹇」、「流貶」三項；如據姚合《哭賈島》：「有名傳後世，無子過今生。」兩句，則似應再添「無後」一項。賈島在世之生活困頓若此，卻仍吟哦不輟。誠如王建《寄賈島》中所說：「盡日吟詩坐忍飢，萬人中覓似君稀。」（《全唐詩》卷三百），堪稱詩壇異數。

最早描述賈島作風的是孟郊與韓愈。孟郊在《戲贈無本》其一讚歎：「詩骨聳東野，詩濤湧退之。：可惜李杜死，不見此狂癡。」（《孟東野詩集》卷六）。《戲贈無本》其二又謂：「文章杳無底，勵絕誰能根。：燕僧擺造化，萬有隨手奔。」旨在稱頌賈島狂癡於詩歌寫作，詩才之高，可擺弄造化、驅遣萬有。至於韓愈在《送無本師歸范陽》稱頌賈島：「無本於為文，身大不及膽。吾嘗示之難，勇往無不敢。」（錢仲聯《韓昌黎詩繫年集釋》卷七）。則在讚歎賈島詩膽之高，任何詩題，皆敢於嘗試。續稱賈島：「狂詞肆滂葩，低昂見舒慘，姦窮變怪得，往往造平淡。」（同上引）意謂賈島措詞狂發，滂沛繽紛，低昂之間，能見陰陽慘舒。既得種種變怪詩境，則必返歸平淡。

由於孟郊、韓愈是賈島之前輩詩友，措詞之間，多少有夸飾之嫌；加上兩人所評，均為賈島僧徒時期之作，與還俗後詩風表現，未盡相符。雖然如此，韓愈所稱：「姦窮變怪得，往往造平

淡。」卻很有見地，值得注意。此與唐蘇絳《唐故司倉參軍賈公墓誌銘》所說：「孤絕之句，記在人口。：所著文編，不以新句綺靡爲意，淡然躡陶謝之蹤。」可謂不謀而合。但是，賈島這種「平淡」詩境，係透過「苦吟」之寫作態度或手段達成。如被王世貞譽爲「置之盛唐，不可復別」（《藝苑卮言》卷四）、被沈德潛讚歎爲「卑靡時乃有此格！」（《說詩晬語》）之名句：「秋風生渭水，落葉滿長安。」（卷五《憶江上吳處士》）、以及被衆多詩評家討論不休之：「獨行潭底影，數息樹邊身。」（卷三《送無可上人》）、「鳥宿池邊樹，僧敲月下門。」（卷四《題李凝幽居》）、「積雨荒鄰圃，秋池照遠山。」（卷四《僻居無可上人相訪》）、「連沙秋草薄，帶雪暮山開。」（卷六《思游邊友人》）、「禪定石床暖，月移山樹秋。」（卷四《贈無懷禪師》）、「雪來松更綠，霜降月彌輝。」（卷六《謝令狐絢相公賜衣九事》）之類名句，無不是透過苦吟錘鍊而得。

賈島在《戲贈友人》一詩自承：「一日不作詩，心源如廢井。」（卷二）此相當程度證實了賈島爲詩之狂癡。在《送無可上人》：「獨行潭底影，數息樹邊身。」下賈島自注：「二句三年得，一吟雙淚流。知音如不賞，歸臥故山秋。」則其琢鍊字句之慎重，實在令人歎爲觀止。此外，許多詩句中，賈島反覆以「吟苦」、「吟苦」形容自己作詩之辛苦：

溝西吟苦客，中夕話兼思。（卷四《雨夜同厲元懷皇甫荀》）

默默空朝夕，苦吟誰喜聞？（卷四《秋暮》）

吟苦相思處，天寒水急流。（卷五《懷博陵故人》）

因此《新唐書》謂：「當其苦吟，雖值公卿貴人，皆不之覺也。」應有相當程度之真實性。而《雲仙雜記》卷四引《金門節歲》所載：「賈島常以歲除取一年所得詩，祭以酒脯，曰：『勞吾精神，以是補之』」、《唐摭言》卷十一所載賈島跨驢張蓋，橫截天衢，唐突大京兆劉棲楚。雖因多少為「小說家言」，嚴謹詩論者均不採信；證諸賈島死後，許多悼詩也以「苦吟」相稱，則這類記載，已間接透出賈島創作過程中苦思、冥搜之真相。

其實「苦吟」之創作歷程，並非全不可取。唐·皎然《詩式》即謂：「取境之時，須至難、至險，始見奇句，成篇之後，觀其氣象，有似等閒，不思而得，此高手也。」宋·葛立方《韻語陽秋》也認為：「大抵欲造平淡，當自組麗中來，落其華芬，然後可以造平淡之境。」陳延傑《賈島詩註·序》說得更好：

島之五律，其原亦出自少陵，以細小處見奇，實能造幽微之境，而於事理物態體認最深，非苦思冥搜不易臻此。

像賈島這般苦思、冥搜，其實有其深沉之動機。蓋從賈島自身之景況言，長期貧病飢寒，已不再

有奮世之志；舉場連連挫折之後，亦無功名可言。作詩卻是唯一能充分展現自我價值之活動；更何況當時，在孟郊、韓愈、張籍延譽下，賈島已小有名氣；如此堅持下去，欲垂名後世，非不能。因此，「苦吟爲詩」已是賈島生命中不可放棄之要務！

從《長江集》來看，賈島作詩仍是尋常詩材，常使用的格律爲普通的五律，其所以能營造獨樹一格之詩境，關鍵就在苦吟琢鍊之態度。賈島不放棄任何新的表現方式，清·李重華在《貞一齋詩說》《譚詩雜錄》中將賈島、孟郊並稱爲「卓犖偏才，具以苦心孤詣得之。」胡壽芝《東目館詩見》卷一亦指稱：「賈長江刻意無凡語，五律尤妙。」清·賀裳《載酒園詩話·又編》曾摘句讚歎不置：

浪仙五字詩實爲清絕，如「空巢霜葉落，疏牖水螢穿。」即孟襄陽「鳥過煙樹宿，螢傍水軒飛。」不能遠過。又如：「雁鶩起衰草，猿渴下寒條。」、「夕陽飄白露，樹影掃清苔。」、「柴門掩寒雨，蟲響出秋疏。」、「地侵山影掃，葉帶露痕書。」、「移居見山燒，買樹帶巢鳥。」，皆于深思靜會中得之。賈有精思而無快筆，往往意工于詞。又平生好用倒句，如「細響吟千筆」、「枝重集猿楓」，雖紆曲而猶能達其意。至「舟繫岸邊蘆」，蘆豈繫舟，必是繫舟蘆岸。

賀裳所舉，僅是賈島五律中少數名句，其實信手拈來，都可以找到如：「今朝灞澗鴈，何夕瀟湘

月」(卷一《冬日長安雨中見終南雪》)、「寫留行道影，焚卻坐禪身。」(卷三《哭柏巖禪師》)、「聲齊籬鳥語，畫卷老僧真。」(卷四《過唐校書書齋》)、「草色分危磴，杉陰近古潭。」(卷五《送雍陶入蜀》)、「叩齒坐明月，搗頤望白雲。」(卷六《過楊道士居》)、「羽族棲煙竹，寒流帶月鐘。」(卷七《慈恩寺上座院》)、「移居見山燒，買樹帶巢鳥。」(卷七《酬胡遇》)、「寒山晴後綠，秋月夜來孤。」(卷八《宿孤館》)、「峰懸驛路殘雲斷，海侵城根老樹秋。」(卷九《寄韓潮州愈》)、「一點新螢報秋信，不知何處是菩提。」(卷十《夏夜登南樓》)。這些精美詩句，或平字見奇，陳字見新；或點鐵成金，反常合道，或經種種修辭手段等，達到穎異不凡之效果。但是，正因為賈島過於苦吟琢鍊，使其在觀物角度、題材選擇、意象塑造等方面，出現固定之趨向。

據林明德《雪來松更綠——試論賈島的詩歌》之統計，賈島詩意象以「風」、「雲」、「雨」、「雪」、「秋」、「月」、「夜」、「山」、「鳥」、「松」最為顯著；另據馬承五《中唐苦吟詩人綜論》謂賈島描寫有關「草」、「萍」、「葉」、「苔」、「蟲」、「螢」、「蛩」、「蟬」之細微事物亦佔有比例，如其寫蟬蟲類約四十五次、蘚苔類約二十二次、葉類約三十九次、鐘磬類約四十七次之多。

茲以蟬為例，信手捻來，即可找出數句，如：「相思蟬幾處，偶作蝶成群。」(卷三)《寄賀蘭朋吉》、「行李經雷電，蟬前漱島泉。」(卷四)《送丹師歸閩中》、「稔年時雨足，閩月

莫蟬稀。」（卷五《偶作》）、「明年還調集，蟬可在家聞。」（卷五《送鄭少府》）、「避暑蟬移樹，登高鴈過城。」（卷六《再投李益常侍》）、「集蟬苔樹僻，留客雨堂空。」（卷七《皇甫主簿期遊山不及赴》）、「早蟬孤抱芳槐葉，噪向殘陽意度秋。」（卷九《早蟬》）可謂不勝枚舉。對於這種狹窄之觀物角度以及瑣細題材之偏愛，宋·方岳《深雪偶談》曾自地理環境說明成因：

賈閩仙，燕人。生寒苦地，故立心亦然。誠不欲以才氣力勢，掩奪情性，特於事物理態，毫忽體認。深者寂入仙源，峻者迥出靈岳。古今人口數聯，固於劫灰之上，冷然獨存矣。至以其全集，經歲逾紀咀繹，如芊綿佳氣，瘦隱秀脈，徐露其妙，令人首肯，無一可以厭敷。三折肱為良醫，豈不信然？

其實不止是「生寒苦地」而已，賈島在舉場之挫折、貧病生活之磨難以及僧徒經歷所生之出世思想，在在使其襟懷日益由壯偉趨於委頓、視野由開闊轉為狹窄。賈島雖以嗜詩如命、苦吟琢鍊之寫作態度著稱於後世，但因微細之觀物角度與瑣屑題材之偏愛，使其詩情傾向於恬淡自安，所呈現之人生意趣遂有一定限制。雖然如此，賈島以省淨之詩歌體式與精微之意象構造，幽渺之情韻與深細之境仍極具特色，在中晚唐詩壇據有一席之地。

賈島死後，晚唐詩壇不少詩人對賈島的詩作，懷有極大興趣，並給與熱誠推戴。除哭輓、悼

念之外，行經買島舊居、遺跡、廳堂、陵墓，或讀其遺集都有題詩。屬於「經舊居抒感」者如：劉滄《經無可舊居兼傷買島》、齊己《經買島舊居》等詩。屬於「題買島遺跡」者如：薛能《嘉陵驛見買島舊題》、張喬《題買島吟詩臺》、歸仁《題買島吟詩臺》等詩。屬於「過買島舊廳堂者」如：李頻《過長江傷買島》、崔塗《過長江買島主簿舊廳》等詩。「過其陵墓」者，如：鄭谷《長江縣經買島墓》、崔塗《過長江買島主簿舊廳》、杜荀鶴《經買島墓》、李洞《買島墓》、安錡《題買島墓》等詩。屬於「哭輓」、屬於「悼念」者如：李郢《傷買島無可》、李克恭《弔買島》、張蠟《傷買島》、曹松《弔買島二首》、可止《哭買島》等詩。「詠買島事蹟」者，如：李洞《賦得送買島謫長江》等詩。屬於「閱讀買島詩作書感」者，如：李洞《題晰上人買島詩卷》、貫休《讀劉得仁買島集二首》、貫休《讀買區買島集》、齊己《讀買島集》等詩。

如從晚唐人對於買島詩之推崇與題詩數量來看，買島在晚唐詩壇實享有極尊榮之地位。唐·張爲《詩人主客圖》僅將買島置之於「清奇雅正主李益」之下，作爲李益一派的「升堂者」。宋·方岳《深雪偶談》又提出：喻鳧、顧非熊，繼此張喬、張蠟、李頻、劉得仁，「皆於紙上北面」，宋·計有功《唐詩紀事》載僧尚顏《言興》詩：「矻矻被吟牽，因師賈閬仙。」故知屠僧尚顏，也以買島爲師。辛文房《唐才子傳》卷六至卷十所載詩人數目更多，分別在卷六有：清塞（即周賀）、無可、姚合、張祐、劉得仁。卷七：喻鳧、雍陶、馬戴、顧非熊、方干、李頻。卷八：于鄴（于武陵）、司空圖。卷九：許棠、鄭谷、李洞。卷十：張喬、張蠟、曹松、裴說、唐求、李

中，合計二十二人。於是清·李懷民《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》立賈島為：「五律清真僻苦主」，並將受到賈島影響之詩家重新系列如次：

五律清真僻苦主賈島：上入室李洞；入室周賀、喻龜、曹松，升堂馬戴、裴說、許棠、唐求；及門張祐、鄭谷、方干、于鵬、林寬。

李嘉言在《賈島年譜》附錄中，又綜錄諸說，去除雍陶、無可，增列尚顏，將推戴賈島及受賈島影響之晚唐詩家，定為二十二人。此一系譜，對賈島之影響後世詩作，提供極為明晰之線索。

總之，賈島詩亦屬於「不平則鳴，發憤著述」之產物。前賢論及賈島時，常舉孟郊作對照，有謂「郊寒島瘦」者、有謂「孟拙賈苦」者、有視孟賈為「草間吟蟲」者，有謂讀孟、賈詩如「嚼木瓜、食寒蠶」者；其實吾人如持「賞奇花、品異酒」之態度面對賈島詩，反能別有會心。前賢苛刻之評價，不必視為當然。

平心而論，賈島詩固有限制與缺失，其實不乏獨到之特色。歐陽修嘗言：「唐之晚年，詩人無復李、杜豪放之格，然亦務以精意相高。」（《六一詩話》），賈島基於特殊之材性氣質，在中晚唐間，苦心孤詣，力求表現，的確開拓出與眾不同之風貌。這種風貌，雖可形容為「寒澀」、「枯索」、「寒苦」，然皆不能概括完全；謂之「賈島體」、「賈島格」，又不能得其實際。賈島詩既經苦思冥搜、琢鍊推敲而得，兼有寒苦、古雅、平淡、深細、奇警等詩境。賈島以

佛理爲思想基礎，以恬淡自安爲基本心態面對人生挫折；運用平常題材、普通詩律，傾畢生之力於近體詩，因此五律成就尤高。

唐朝之五言律詩，自高宗神龍起，陳、杜、沈、宋開創於先，李、杜、王、孟、岑、高承繼於後，至杜甫已至巔峰。杜甫之後，有尚有錢、劉、韋、郎諸家。發展至中晚唐，固然「法脈漸荒，境界漸狹」、詩人「僅知煉句之工拙，遂忘構局之精深。」（清·顧安《唐律消夏錄》），蒼莽之氣比較缺乏，難與前人爭衡。然就五律之抒情寫景言，賈島詩運思之精、鏤景之細，所得之成就，實不在其他詩人之下。宋·吳可《藏海詩話》即稱：「唐末人詩，雖格調不高而有衰陋之氣，然造語成就，令人詩多造語不成。」清·姚鼐《五七言近體詩抄序目》亦謂：「晚唐之才固愈衰，然五律有望見前人妙境者，轉賢於長慶諸公，此不可以時代限也。」明·高棅《唐詩品彙》在元和以下，即收錄賈島、姚合、許渾、李商、李頻、馬戴諸家作品；認爲：「之數子者，意義格律，猶有取焉。」因此，僅就五律發展來看，賈島其實擁有不可忽視之份量。

明·楊慎《升庵詩話》卷十一曾就晚唐詩人之相涉關係，區分晚唐詩人爲兩派：「一派學張籍，則朱慶餘、陳標、任蕃、章孝標、司空圖、項斯其人也；一派學賈島，則李洞、姚合、方干、喻臯、周賀、九僧其人也。」此種區分雖有過度簡化之虞，如從以上之考察，吾人不難斷定中晚唐詩人之中，確有一個奉賈島爲精神領袖之苦吟詩人群體，他們從賈島詩尋求精神寄託與心靈共鳴，他們以清冷之意境、淡漠之詩情、佛禪之意蘊，真實呈現下層文人之哀喜，藉此排解處

身唐末、仕途坎坷的辛酸。賈島在中晚唐文學擁有一定之歷史地位，殆為不爭之事實。

賈島詩今傳《賈長江集》十卷，《全唐詩》卷五七一至五七四編賈島集為四卷。本詩注據上海涵芬樓借江南圖書館藏明翻宋本（即四部叢刊本）為底本，並以清康熙御製《全唐詩》本、李嘉言《賈長江集新校》本。《文苑英華》、《樂府詩集》等總集、及古今多種選集參校。涵芬樓《翻宋本》僅十卷，李嘉言於《新校本》增一《附集》；茲依李嘉言所校，增補《長江集附集》於本書卷十之後。

賈島詩集，舊有陳延傑《賈島詩注》（商務印書館，1937年版）、張有明《長江集校注》（臺灣師範大學，1969年碩士論文），兩注皆不乏睿見，本書在寫作之際，有所參酌；當代之最新研究成果，亦擇優納入本書。

全書校與注合而為一，皆先校後注，標以號次，置各段本文之後，以求統一。詩中典實、官職、山川、地名，皆探源索本，期其有助鑑賞。同時人之唱和、後世之名家評說，臚列於附錄中，供研究鑑賞之參考。本詩創作年代，依李嘉言《賈島年譜》、吳汝煜·胡可先《全唐詩人名考》、陶敏《全唐詩人名考證》等相關資料，謹為去取；至於年代不可察者，則姑置之以待後考。

本詩注為行政院國科會專題研究計劃（編號：NSC-89-2411-H-005-006）之成果，中興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李瑩瑜、張靜雯、張育甄三位同學擔任研究助理，皆曾於寫作期